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集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　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馮　堪

後村集卷四十五

宋　劉克莊　撰

書

丁丑上制帥

竊惟今日重戍在邊兵力疲於暴露民力病於轉餉國力窘於調度此中外痛心疾首之時也士之欲進言於戲下者多矣往往竊嘆私議相顧莫肯發曰不在其位也曰交淺言深也其之不肖廁於幕下之一士不可謂

之不在其位矣又蒙幸於左右者有年不可謂之交淺
矣默而不言誼不可矣情不忍也夫官以江淮制置使
為名府事但兼之爾而足迹不至淮甸自江以北付之
文移晨起晏罷坐曹据案與治州縣無異精力耗費於
簿書而閫外之體統未明智慮周匝於事物而天下之
名義未講此失臨遣之意一也官軍按甲不動而藉山
東羣盜之力以收舊疆彼皆以殺人掠貨為事欲其秋
毫無犯所至牛酒開門迎勞其可得哉沿邊守宰誘殺

附騎兩淮惡少俘奪人畜義旗所向有旅拒而無響應有堅壁而無倒戈此失弔伐之名二也張魏公秦丞相雖歪正不同然終身各守一說令也知戰之必不可已而不敢力主也知和之决不可為而不敢深詆也若攻矣而又欲守既守矣而復欲攻内無執持遥有稟聽擇善不勇慮患太深豈以去位為難乎此失去就之義三也凡此三失愚請極論其所以然者夫欲有事於仇敵此天下之公憤也非一家一人之私憾也奈何不昌言於

朝不博採於衆徒與二三君子籌之彼唱甚高之虛言我圖甚難之實事不出力以助我而持論以律我或漸變為知難而退之說或遂謀為潔身而去之計古之君子與人同樂必與人同憂今之君子預吾成而不預吾敗共其安而不共其危此愚所未曉也先生能以一身受公議之責而不能以公議所欲為者精白言之於上何歟蓋自南渡以來國家畏敵之病何其深入骨髓也昔也畏敵之新熖今也畏敵之餘威有可强之勢而自

敗以趨弱有可勝之理而預憂其必敗謀國至此可謂拙矣自古任責大臣其胸中必有卓然不可易之見至於成敗利鈍雖以諸葛亮之明不能逆覩然討賊之義不以成敗利鈍而遂廢也今帷幄之籌無所堅決彊埸之吏無所稟承欲乘機進取則上制乎廟謨欲偷安退保則下畏乎公論聚十數萬兵境上退縮如處女之不窺門戶也謹畏如彭祖之觀井也日月逝矣機會坐失如天下後世何誠使吾之國人畏名義甚於畏仇敵通

上下為一心合中外為一家勇者請行而怯者不議其後君子協力而小人不撓其成又安有下作而上不應外欲為而中沮之者哉凡今之持論者有三怯者欲和勇者欲戰持重者欲守敵且漸衰吾誰與和和不足言也試言戰可乎下哀痛之詔以示衆移和買之幣以犒師使名義暴白如此則可以戰若陽諱其名陰喜其實無大舉之勢而姑為小偷之事則戰未易言也三制閫脉絡相通並衡並進使聲勢環合如此則可以戰若二

邊不動一方用事如人之身四體不仁而一臂粗舉則戰未易言也姑舍是言守可乎有張巡許遠之忠義使登陴之兵裹創飲血而不怨如此則可以守若勞役無度甘苦失均士卒凍饑而將帥歌舞娛樂軍心解體則守未易言也有羊祜杜預之恩信使並邊之民知安居奠枕之樂如此則可以守若杵築未乾驅之穿濬穿濬未已驅之營造民心胥動則守未易言也夫戰守大事也先生何不於此時與君相精講而熟訂之因以立一

定之規模歟或謂方今廟謨淵深外間莫測如陣亡功賞暴露犒賜葢有司細務耳而奏請累月不下況於爭大事乎愚謂體統正則條目舉大事之不爭小事之所以不報也先生何不亟言其大者次言其小者按行兩淮以覈軍實激犒三軍以作士氣求老成有方畧之士與之共謀議勿使懷才抱道而有不吾以之嘆起閒廢有人望之將與之共功名勿使袖手旁觀而有不盡用之恨移江上諸屯之半於江北以省餽運收北來流附

之人於江南以示恩信罷兩淮土木之不急者以休民力旌沿邊吏士之死節者以勸戰功使風采精明人心興起開闔可以戰閉戶可以守雖以之抗新造之邦可也况於支吾殘敵哉夫臨大事決大疑在乎擇義精立志果而已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裴度所以平蔡州也羣疑滿腹衆難塞胸劉表所以覆荆州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先生言而用則留不用則幅巾還第大節不毀孰與得官職而失名譽者比哉其日夜念此憂思旁皇

不自知其言之出口惟赦其狂簡幸甚

戊寅與制帥論海州

某竊見楚州再發攻具令李全等進取海州某愚暗闊於事情不敢借古為喻姑以燕山之役言之自石晉失盧龍一路以藝祖之英武欲復其地不可得至宣和興師燕山再入版圖可謂百世之雋功矣方其告捷天子御正衙稱賀拜王黼太傅童貫蔡攸第賞有差未兩年燕山再陷而犄角之勢成首謀誅竄社稷隨之嗚呼前

得燕山真成不世之隽功而後禍如此今海州凋殘僅茅葦二三十户未及燕山萬一克城之後海無資楚之粮楚有餉海之費憂自此始某不敢深言區區之愚為制閫慮非謂攻城未下也政恐旦夕得城第功行賞大使必預而後日始無詞以自觧矣其事近則目前遠則數歲是時雖悔噬臍何追古人料事雖千歲下可知猶為百年維持之計豈以諸賢識見高古而思慮不及於數歲之後哉愚謂不得海城雖目前無美觀然他日無

後災欲望熟察利害審擇禍福便置此事於度外萬一楚州以捷來告宜推其功與之勿為其餘波所及若已班師則乞明告朝廷早行下楚州収拾及令猶為可也

庚辰與方子黙僉判

某初入幕朝野盛言敵衰及泗上一跌始息進取之謀以守易戰某隨幕府至淮東見劉琸擁兵三萬端坐山城而維揚之兵不滿數千始喟然悟築城之害妄意欲抽減極邊戍兵使屯次邊以壯根本其説不行至今春

敵兵犯安濠攻滁游騎已至宣化飲江其與同幕王中甫輩至龍灣點視舟師敵旗幟隔江明滅可數於時金陵人情震動外議以江面無備歸怨幕畫其在幕最久得謗尤甚二月二十二日滁州圍解江面定疊三月三日宣威轉廳丞相傳天語制師諳悉江淮事不可去其方敢控南嶽之請制師使令謁告然移書光範已為求祠蓋在幕之本末如此盱眙屯二三萬安豐屯二萬濠梁亦不下萬人而合肥維揚戍兵不滿五千敵至宣化

非人謀乖剌理勢然也諸賢之意豈謂大將在極邊敵必不敢深入耶許俊受圍七十日不敢出於劉琸何尤彼兢兢保一城且不足欲其蔽遮江淮難矣山東事端甚微令已橫流夫復何說劉越石祖士稚乃是出門戶外就別人地盤上做工夫不該本領令日招納山東是擔錢擔米出去做事其法當有限止本欲用此曹取邳海邳海不可取遂納五萬人於兩淮把自家地盤先作踐一遍此曹名為忠義實以饑驅先殺忠義副帥沈鐸

繼稱兵向南渡門自羊家寨至鹽城實應境内焚掠一空通泰震動主議者過捺掩護而不敢詰慢書至制司極可惡今又有濠梁之捷氣勢愈王益舉國聽山東自此始矣若朝廷打開門户分曉做將去以仇恥為重成敗利鈍為輕猶云可也但髙孝二宗辛勤積累之業恐難付之一擲令山東瘡口既潤諸豪復引北兵與我相聞騷騷有結連夾攻之議安知山東諸豪無郭藥師輩復生聞已有帶北朝牌號者制帥鑒宣靖故轍深知其

非第恐任責别自有人去年杜叔高獻策北通塞外豈特不通今古者發此謀哉今將帥之才極少劉琸敗衂之後别無可言許俊威名今年大减李申之就擒郭貴誠石珪先後戰死王幸只堪偏師小敵去春遇大敵幾不免向來淮陰今者濠梁之捷皆是山東人立功可歎可歎山東已納者歲費緡錢五百萬米四十萬斛在東海漣水二縣者不與焉言之可為寒心

辛巳荅傅諫議

蘄黃二守死事不同誠如尊諭然何憲初護齊安官吏士民過武昌卻以身還齊安固守半月城破為敵騎擁入大江死於赤壁磯下見於安陸通判石孝淳體究申狀如此許遠不死於睢陽且獲與張巡同傳蓋自古於死節之士例不求疵方何憲再絕江僚屬莫之從者㒳單馬獨往彼寧不知往則必死蓋知所處矣今齊安逃死官吏士民反合詞以攻死事之守將偷生無責守死有誅近於太史公所云全軀保妻子之臣媒孽其短者

矣彊場之事至危至險兩勢相當然後可責人之死節漢高帝不誅守尉謂其力不足爾昔人於大勢官吏之臣猶為之説如此況殞身喪首者哉劉韐一生從童貫及河北死事即謚忠顯李若水悞靖康遠狩及青城死事自吏侍贈執政謚忠愍呂祉覆淮西一事及淮口死事自兵書贈資政立廟合肥此皆近事悞國者猶棄瑕録忠況未嘗悞國直以力不足抗握節兩死者哉蘄黃素無備敵十萬大入江軍二千守關皆百戰創殘之餘

其何以當所痛者赴援大將握重兵迂曲逗撓坐視二城覆没聞朝廷將明寘典刑是矣然死事者無恤典有煩言何憲就如簡書所云李茂欽死守孤城不知又有何說或言其不知變坑陷一城生靈然則究竟如何則可某愚見始終如此未審先生以為何如

乙酉荅真侍郎

頃承大行遺誥率土悲殞念以尺書奉慰繼聞新天子訪落名公未至除命已四五下又念四方賀書必盈几

棨遂併前書不果作馳足至伏領誨翰捧對驚喜聞以此月初發仙里不知入對清光定在何日向得陳益夫湖南書謂侍郎近於心上做工夫出處語默方寸間必有成說然猶虛心下問仰見謙志悠悠之談皆不以為是但侍郎挾蓋世盛名潔身亂倫之事自是做不得逆知一出决不能免世有一種人好持高論責人僕不敢效尤姑言目前淺事以荅尊意上孝友聞天下近日之事輟朝不怡聖意可見昔永熙之世廷美貶卒德昭暴

薨明受之變元懿夭殁此則誠有可恨今故王延是為
盗迫脇在朝廷宜下哀痛之詔流涕慟哭致孔懷終鮮之
恨可也厚葬美謚盡送往飾終之義可也今皆未之聞
馬在東朝則非鳴鳩平均之意在上則少鶺鴒在原之
情萬世謂何哲廟之待徐邸祐陵之待簡王即是本朝
家法誠能將明此事以扶人紀第一義也其次邊事其
從前以為大將不當在極邊今併制帥在極邊矣夫嬰
城固守守臣之事也提兵出戰軍帥之事也發蹤指示

制帥之事也今制帥處軍師之地矣又兼守臣之事矣自昔制帥必居形勢之中以應接四面事機料敵而不臨敵者也解圍而不受圍者也設自臨敵使誰料敵設自受圍使誰解圍譬如下棋必安排數著制帥在極邊是有第一著而無第二著也猛虎出入無常所以可畏若棄山林而即城市則人將烹食而寢處之矣自秦以來天下之勢偏重於一郡帳衛單寡手足盡露壞地孤絶氣脈不接知愛極邊而不知愛次邊知防邊城而

不知防江面極非長算今盍少徙於内乎不特制師當徙内潤帥當在維揚不當在盱眙昇帥當在合肥不當在安豐騎帥當在滁不當在濠江池帥當在蘄黃不當在浮光極邊諸郡城堅粟多只合付之郡守極邊有守臣次邊有軍帥江面有統府自然國勢奠安方今人物眇然所用皆無賴新進愚謂守臣要須得如田琳李郁輩能守得一城者軍帥要須得如李實趙搏輩能殺得一陣者統師要須得如鄭亨仲劉彥修輩能制得諸將

下者平時既不蓄儲人才如此三等人物侍郎面上已有幾人頗曾留意否若夫初政合行之事尚多未講歴觀前史或焚錦繡或出宫人今未聞也或訪故老或求直言今未聞也前日非不褒崇耆舊但隨人著少恩意而已未嘗乞言也非不收用名場但置之禮樂文字華選而已未嘗與之圖事揆策也上下箝結詼悦取容廟堂之上不聞有如名公之於周公唐子方趙閲道之於王介甫者禁闥之内不聞有如嚴延年之於博陸侯王

樂道之於韓魏公者此等風俗雖難驟革亦不願諸賢
薰陶漸漬之也天下常恨公等三數人不用今皆用矣
唐人有言萬代瞻仰在於此舉願公無改初節益進昌
言以荅天下之望其極知侍郎非愛做官職之人但魏
元忠少立名節末後不免捧制嗚咽歐公當新法之際
有宣徽使并門過闕之命韓公深憂之曰永叔莫被牽
動及聞歐公力辭方大喜吕居仁末年云好相識惟恐
其老壽錯做了陳圖南亦謂种明逸曰名者造物所忌

恐有物敗之惟侍郎勉旃其久無一字脚入都非侍郎寄聲此書亦自懶作

已酉荅傳諫議

某竊審黼座興思驛書趣名始有安車蒲輪之命後有內祠之除既為朝廷喜又為先生憂向使先生一不見問亦欲獻其狂瞽況譊譊之志諄諄之誨安敢不竭愚衷以荅尊意竊謂先生有決不可出者三有至難言者四名彼故老雖是主上初意此番延因一從官建言

而出命一不可出也不苟合於為左諫議之初而彊起
於謝事十年之後二不可出也自古及今少全人先生
修造這裏願為天下後世深藏此璧勿使少有瑕纇三
不可出也此為不出論爾出又有事在夫有立主之功
豈惟人謀亦是天數一難言也當國二十年習事多矣
而欲使之改志慮變規摹以從我二難言也禮下絳侯
尊異博陸漢之文宣皆不能免今遽以攬權聽斷責望
主上三難言也當世要務真魏略言之矣下於兩賢則

太甲高於兩賢則太偪四難言也然則先生將何以復於上乎踈賤小臣固不足以知君德每聞天下稱誦堯言益閎古今識治亂之賢主也諸公不積誠意以感悟乃張危言以攻激諸公之誤甚矣何況上方委政大臣諸公乃於此時專攻上躬謂之不中機會不切事情可也如時事何為先生計惟有堅卧不肯起一著可以有辭於永世但力辭恩數之後恐不免有囊封手疏之類莫若為上言賢士不可逐直言不可罪彼造膝附耳之

語乃宣播於外下之失不可追矣此設鼓立木而求乃讜怒其人上之失不已甚乎若夫忠義陸梁寖有姚襄侯景之勢江面单弱不及杜充王權之時識者方有被髮左衽之憂而在廷諸臣莫有深言此事者

乙酉與胡伯圜待制

高孝二祖畫淮立國守淮固當守江尤嚴觀戎帥置司之所則此意可見矣然則虛江面以實次邊且不可況又虛次邊以實極邊乎夫潤帥在盱眙𦆭帥在安豐馬

帥在濠江池帥在浮光此向者調發之誤猝有緩急盱
貽高枕而真揚横潰浮光安堵而蘄黄失守安豐濠滁
堅壁而秣陵之人為之荷擔而立十年禍根乃在於此
執事者塊守死法莫肯變通又併移制帥於山陽其誤
甚矣近聞忠義人大掠舳艫相銜出境而去此猶虎入
人家搜食牛畜主人姑幸其去而不暇計其復來一旦
突然而至楚無兵揚又無兵江面必致震動是時沿江
制置使外何以待敵内何以固圉所謂水軍果可以防

托蒙衝戰艦果可以遏飛渡乎然則建虛名而受實禍其必沿江制置使當之矣為今之計惟有還戎帥於次邊還統府於江面而已維揚者淮東一路之根本也合肥者淮西一路之根本也今盱眙安豐浮光各屯二三萬人而維揚合肥僅有些少人馬愛極邊而不愛内地憂偏壘而不憂重鎮獨何歟蓋調發之初諸賢氣鋭但欲為摧鋒渡河之勢而不知鷙鳥將擊政不如此今者鋒不可摧河不可渡重兵貴將塊坐淮頭智勇俱困孰

若稍徙於內河維揚實則淮東安矣合肥實則淮西安矣兩淮安則江面安矣極邊諸郡只合付之守臣仍令戎帥各留統制官以輕兵守之昔人有守兵必有救兵惟今日無救兵還戎帥於次邊則有救兵矣夫三軍諸將所以稟畏統帥者雖係德望亦由兵威若兵威可恃則鈐轄總管亦足以彈壓若兵威不立雖都督宣撫可得而玩弄山陽南兵萬人而北人多至十餘倍計國者乃欲以制置使虛名儆之其及宜矣歷攷前代未有開

大幕府於山陽者往時朝廷誤倚山東人為重耳嗚呼目盜猾為忠義認羣盜為遺黎撤去藩援引入堂奥導之以北兵可以來之塗示之以官軍不足畏之狀邊帥誤國之罪上通於天矣今忠義叛矣遺黎掃地而去矣山陽空空一壘不知制置使束手城内制置何事哉重兵盡在江北江面蕩無一人雖杜充王權之時局面亦未至如此危急謂宜倚閫闢國拓地之虛談講行保境衛民之實務罷兩淮沿江制置别於江上建大帥盡

護江淮聚精兵數萬人使自將時時以輕騎廵行次邊使次邊江面旗幟之容金鼓之聲隱然相接則姦雄不肖之心可以少殺國家必至之禍可以少紓

戊子荅真侍郎論選詩

昨承尊旨令編選詩令取百十三首作一冊申納古詩九漢詩九魏十二晉五十二宋二十一齊八梁二古詩發乎情性止乎禮義三百五篇多淫奔之詞若使後人編次必皆刪棄聖人並存之以為世戒其流為後世閨

情等作幾於勸淫矣今皆不取五言祖蘇李首句云結髪為夫妻若俚而媟然下文云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深合援枹忘身之意末云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首尾皆有意義不涉邪僻班姬團扇之作怨而不傷臣妾之誼當然張曲江嘗取其義曹氏父子所作雖非過沛橫汾之比後世帝王筆力罕及此者太宗英偉葢世其詩乃似書生無復氣概水心譏貶二曹太甚此論未公王仲宣轉側兵戈諸詩畧備時事謁帝承明廬篇意

多悲哀然孝友之情備見乎辭阮嗣宗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黄鵠飛黄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世亂憂深言近指遠似不可以人廢張華答何劭自謂優游卒歳矣安知晩節之禍足為持禄固位者之戒補南陔白華二首視三百篇固懸絶比韋孟豈不簡而勝乎韋孟太絮及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其言粹美東生又不能道漢作近古處直是逼真魏晉以後不及遠矣陸士衡顧君廣末光照妾薄莫年君臣之際深矣

劉越石時哉不我與夕陽忽西流每讀至此常哀其忠憤不衰之志盧諶輩雖不會做事猶能上書雪主將令時賓客止會賣主盧諶豈可輕訾越石亦非泛愛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迺是歿而不朽之義景純明數知死非真有羨於龜鶴也陶公是天地冲和之氣所鍾非學力可摹擬四言最難韋孟諸人皆勉強拘急獨停雲榮木諸作優游自在有風雅趣五言尤高妙其讀書學古皆與聖賢不相悖而安貧樂道遁世無悶使在聖門

豈不與曾點同傳但素標揷人頭前塗漸就窄家爲逆旅舍我如當去客謂之達亦可謂之媮亦可與古詩古墓犂爲田一首欲並删去世以謝陶相配謝用功尤深其詩極天下之工然其品固在五柳之下以其太工也優游栗里僇死廣市即是陶謝優劣惟詩亦然顔不及謝遠甚五君詠却是不易之論鮑明遠詩體與左太冲相類古意浸微矣玄暉又工於靈運登孫權城一篇如錦人織錦玉人琢玉非年歲經緯鍛鍊不就但陶公於

短章稀句中美刺褒貶確乎其嚴而此篇押了十八韻竟無歸宿此豈可以智力爭哉别范安成一首盡離别之情休文得意之作也頃見阮嗣宗曹子建鮑明遠江文通之類皆有全集陶詩篇篇可取而蕭統止取五六篇無緊要者則諸家傑作横遭屈落者豈可勝計其本不敢當此差使但先生長者諄諄命之止得黽勉揀去未必仰合師指更望爲將全集仔細看過勿使觀者得以譏議幸甚

後村集卷四十五

後村集卷四十六

宋 劉克莊 撰

書

與鄭丞相

邇者朝廷大黜陟大廢置莫不犁然當於羣心凡前日臺閣名流犯嚴觸諱力爭而不能回山林孤士隱憂太息長往而不欲返者吾相秉政以來事事罷行人人收拾昔有所謂快活朝報於今見之天下幸甚抑草茅諸生

猶願有獻焉留一鄧溫伯李邦直於內卒能為諸賢之祟𨙫一役法匆匆猶使小人得以藉口我公規模全似元祐自此堅凝初志開拓遠圖純用君子無使一憸人得厠其間力行好事毋使一事一物之偶失其理則我公相業煌煌赫赫與溫公相望於國史矣某自幼固已服膺道德文章之望二弟希道克遜肆業持志又獲親炙書冊琴瑟之前憶昨試邑建陽適為要路所嫉組織言語橫肆中傷幾逮對御史府矣時大丞相方在瑣闥

深惟國體力解當權謂文字不可以罪人謂明時不可殺士某之所以獲全要領我公之賜也兹聆廷告輒綴麗語且勒惡札以贄今者秉鈞當軸之慶以敘向來生死骨肉之謝筆硯荒廢文義鄙淺惶恐死罪

某兹以吉倅闕期逼近繫累之官行至福州承興化軍遞至省劄某叨被恩旨令赴都堂審察驟聞成命深惕危衷仰惟某官粤從登拜宰衡以來尤以明揚士類爲

急壁帛首延於故老亏旌歷聘於遺賢莫非采當世之公評極一時之妙選如其門蔭入仕人物冗瑣州縣奔走無一毫可取之長里巷浮沉無久幽不改之操頃遭譏甚愈自退藏常恐終老山林不覩天日敢謂江湖流落之迹亦在廟堂記憶之中自非其官開誠布公哀窮悼屈出之於溝壑抗之於雲霄則其何以有此前乎此未知仕進之榮當泰道亨通之時獲預拔茅連茹之數然後知其榮焉少之時未知遇合之難及晚塗齟齬之

餘忽有築臺市駿之遇然後知其難焉此其所以捧拜
公朝之誤渥尋繹吾相之大恩不自知其肝肺之激烈
涕泗之橫流也
其骨相多屯謗傷易得頃罹語既愈自退藏忽逢真宰
之登庸自撫微生而忻幸庶可仰竊覆燾俯謀稻粱敢
謂其官力援孤蹤過采虛譽疇昔既挈出於內溝之內
令茲又招延於閒閣之初未上謁於翹材已挂名於除
目朝野之論皆以爲我公當軸序進百官動守尺度稱

量羣才不差銖寸獨於其超院轄而為職事官蹤守貳而為議幕不計資級寖階顯榮奉慈母之安輿食元僚之厚禄化饑寒為温飽拔冗賤為高華伏惟某官此恩此德至深至重雖無奇節可効報於衆中獨以孤忠願終身於門下

其昨蒙大造陶鎔俾以朝銜就兼議幕將母携孥竊稍累月全家温飽無非吾相之賜一飲一啄不敢忘恩惟是帥閫召除遂無依托去則有畔官離次之懼留則有

寡廉鮮恥之嫌又况庭闈每懷鄉井惟有歸投吾相改畀祠官已蒙本司備申更望鈞慈矜允俾得以漸休故里稍讀舊書不惟便於慈母之旨甘亦可全乎孤生之去就

其伏準省劄令其日下前來供職驟聞朝命跼蹐靡寧伏念某孤外小官庸常下品久矣山林之屏伏偶然廊廟之記憐將母携孥全家就禄方愜便安之私計敢萌僥覬之躁心第以帥既改移身無依托去未容於潔已

留頗覺於厚顔遂投化鈞力丐祠廪豈謂書猶在道命已臨門拔之泥塗之中抗之霄漢之上靡勞連帥之建請不待孤生之歸依特加招徠倍費陶鑄其遭逢盛際自當亟赴於弓旌感激異知尤欲進瞻於衮繡屬以親年篤老畏暑戀鄉其與長舍弟克遜既俱蒙吾相褒擢膝下不可無人小舍弟克剛僥倖今歲班改已注沙縣旦夕可歸歸則某可以奔走就職矣

其自辛丑秋出嶺再叨召除再被論列擢髮數罪噬臍

省愆明知實之歲走介上我公壽其終不能貢尺牋効寸芹豈心力不如實之哉癸卯仲冬實之僕歸迓辱大丞相先生親灑翰墨拊存危蹤嘉奬徵尚父於愛子師於高弟殆不能過其平時於敵已以下書疏登時酧荅而况於拜大丞相先生之賜乎其所以遲徊瑟縮至今良以無状蹤迹尤能累人而冡卿又廢置黜陟之所從出凡人之身豈能無過苟欲加罪何患無詞而其每遭煩嘖必有數語波及恩地覺得謗石介者意不在石

而在富攻蘇舜欽者意不在蘇而在杜此其所以居常恐懼惕息而不敢安者非惜身也慮為我公之累未已也以此四年之内姓名不至鈞門然兩得祠因謝時相父子書明言其申公客也不敢畔去又與其門下賔客之尤親者書云其除擢皆出申公實事不可諱又每語子弟曰我廢棄於時矣汝曹世世不可忘申公亦每每發之詩文循跡觀之書問踈於賔之心懷朝宗則有甚馬近鄭幹德言歸居相鄰日相過能言大丞相先生心

甚安體甚康趣味益深願力益弘自恨肉身不羽安得
撰杖屨挾書冊侍洛下深衣之側從鍾山蹇驢之後乎
因與德言共說大丞相先生退處十年非惟國人久鬱
周公居東之望上亦有甘盤遯野之嘆今玆睿斷赫然
時事一新我公舊學也名宰也雖欲挹浮丘而從赤松
得乎旦夕必出而圖吾君矣
其敬惟其官有大勲勞於王家發大願力救斯世嘉定
初潛之策不減魏公端平一變之功何慙涑水鴻業既

定成功弗居不待誦魏處士赤松之詩已先動裴晉公綠野之興惟一念隱憂於宗社盍重來整頓於乾坤凡朝夕輔台納誨之言皆疇昔尊主庇民之學少留勸誦有光紹興趙忠簡之前聞遂拜辨章將舉元祐文潞公之故事世方有望公亦何心某一生齟齬歲晩尤甚頃由嶺嶠脱輓言歸囚山避謗加以親年高宦情薄自分此生不復出鹿門過虎溪矣豈料殘年復見天日璧帛亐旌旁午四出某庸瑣何物亦蒙記憶起廢察州向非

我公造膝開陳極力薦進則空谷纍臣何以臻兹而心力困衡精銳銷歇小何以發擿姦伏大何以康立懦頑庶幾藉手以踐前修聞人之萬一乎

其敬惟其官格天之業浴日之功兒童走卒所能稱誦其獨以涑水公用元祐止九月我公用端平僅年餘然熈豐以後無元祐寶紹以後無端平則國之為國未可知也去之十年然後士大夫有知公未深之恨明天子有用公未盡之愧安車强起溫詔若留冠秩孫御擁旄鄉國

備物典册焜燿一時至於賜第京師錫帶玉府先朝惟荆公有洮河之功史相以潛邸之舊膺此異數至公則似尊寵過之然公之心以世運否泰為已憂樂世之論乃以外物去來為公忻戚均為未知公者何當解葱珩脫孟勞超然物外使其輩得以追攀於半山蹇驢之後哉其承之將指忽十閱月望雲念母箋天乞骸尚閟俞音反叨誤渥自量忝竊方此控辭昔出翹材令垂暮齒獨有晚節尤當愛惜葢嘗祈哀諸公冀為觧卸鞍馱放逐

水草而悠悠不報今天下惟公緇衣之好綈袍之念終始不衰一聞其此語必爲惻然動心也

其歷覩先正諸公相業雖異要必君臣如魚水之契同列如咼餗之和然後能相與以有成富公有人望一夏竦惎之於内遂至終身懲創金陵有主眷一惠卿撼之於下雖再至汔不能久惟其官則不然端平一變追配元祐社稷長久終必賴之不容而去袖手十年靈光巋然天意所屬聖上有知公未盡之愧天下有用公未盡

之恨一旦金縢啟白麻出壞局振膠絃調同堂合席者有下殿不失和氣之美分陝受鉞者無繞牀措置西事之憂至公血誠可以對越奮張天步康濟時艱雖韓范之於先廟趙張之於南渡元勲盛德蔑以加矣其負譴去國狼狽出關豈無交游散如風雨獨荷廊廟勧舊之老再訪江湖放逐之臣都人聚觀以為創見自山林之蹟遠徒軒廡之戀深令兹翹材重開多士復業而其類先有物推之而去所謂命歟昔李少卿身在絶漠之北

聞子孟少叔用事不覺動色豈有絲髮垂念哉士懷恩
惜情有感觸不自知其然而然其起早渫据高華如人
夢游鈞天忽然夢覺本無所喪奚足追恨獨是負明主
之知辱師臣之薦常恐沒世莫白此心惜揆予麾懇辭
未報吾相揣物啟擬曰俞益深諒孺慕之情且欲間謗
慝之口刴霑微禄仍直小龍人知罪累之已輕自覺身
心之俱泰今而後入有辭以白其大人矣出可以見魯
衛之士沒可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矣

其自端平去國絶無再入之念去歳獲隨名節望威顔猶震灼不自持然一對之後旬月之頃徧歴平生夢想不到之境界躐取他人十數年躋攀不可上之官職雖曰遭際君父然一二年間便朝邇英明揚密啓我公之於其可謂不遺餘力矣負罪而行衆所唾棄我公獨飲餞之又臨訪之恩意綢繆如惜其去者士懷知已中夕上心未嘗不慷慨泣下也顧佩服承君道卿之訓一字不入帝城耿耿此心我公必垂察焉其自聞黄麻告廷

喜而不寐然為宗社喜為善類喜為天下蒼黔喜又為
先生憂他人當國於安閒之際先生得政於兵革之後
某之所以憂也昔仁祖再相富公公謂歐公曰弼頃為
人所譏令必顧慮不若堅守前志竊觀近事愈加謹重
豈非有所懲創歟溫公天若祚宋之語固捄然守道在
已成功則天亦名言也某昨在講筵每因燕見必進辨
姦之說言語比諸他人尤為苦切我公試質之於上必
尚記憶反受畏禍摸稜之名冤乎哉玉音鐫諭使為平

詞其不奉詔自當誅矣安敢更播之於外進不敢枉道退不敢潔名所以竭小臣之忠愛報明主之知遇也奏稿具存天下後世必有知此心者前揆知其決不能出漫畀左符方以辭免未俞為苦一旦我公提筆俯察至情美職真祠不禱而獲所以保全其晚節末路者至矣盡矣自我公再持魁柄當世士大夫以至朋友親戚皆意其死灰再然其獨謂宰相當收拾天下士豈私於門下客乎其老矣顧如种明逸歸華山楊大年歸陽翟不

顧如石守道蘇子美累他杜富二公也祠請既俞識與不識皆曰士子知止皆曰吾相至公然則其之不出要亦有微助於廟堂矣

其準省劄一道除其宗正少卿寵光遠逮感涕交零其竊惟當世賢士大夫不合而去者多矣或往而不復返或久而後收獨甫去國即除職予麾甫辭麾即晉職奉祠甫食祠即起廢為卿中外之論皆謂其何人乃辱聖君賢相記憶如此拔拭如此拔擢如此猶記端平

初趙履常由小蓬遷此職其視趙無能為役而序進乃與之同可謂極書生之榮遇矣其厭退閒而喜進用特甚於他人放逐以來闕庭翹館常在夢寐自當犇走而就列豈敢裴徊而控辭實以老親八十八歲母子相依為命跬步不容相舍臨漳近在五百里内尚不能往區區情實去歲兩申朝省言之悉矣謹具免牘一通專人詣光範門投獻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亟收新渥俾奉舊祠使士論皆曰先人老母有辭官養志之子亦曰安晚

先生有招而不至之客其死且不朽

其四月初再具免牘未至間共領三月末鈞翰一通丁寧告戒勉之一出且知聖上曾問小臣何時可至其自幼識字即知不俟駕之義安敢稽留君命徘徊顧望況在列諸臣或以科目或以才學自致通顯惟其無科目而錫第入館無才學而侍經掌制此身秋毫以上皆君父之賜而吾相之恩也神馳魏闕夢繞䖍館肉身無翼恨不奮飛實以偏親垂垂九十目昏足弱卧起痛楚須

人扶掖每朝暮上下牀呻吟殆不忍聽常在膝下則喜出稍久則尋覓一郡皆知君親一致忠孝一理設使其知慕君而不知慕親能為臣而不能為子通國議論譁然而起被以匡章子之名是時吾君吾相雖欲保全不可得已區區丹赤具如前申欲望鈞慈更賜敷奏先為其搉謝聖恩次及親年大耋行而迎舍而去皆不可之狀陛下至仁必惻然從欲矣

某七月十二日承本郡遞至尚書省劄一道奉聖旨

某除秘閣修撰福建提刑者涔渥異頒深惕危衷論
譔之職素高舉刺之權尤重矧鄉部未嘗輕畀在前
修閤有此除如某昨廹親年力辭卿列但欲避匡章
子之謗不知犯防風氏之誅荷君相之寬恩需收守
之遠次謝牘未登於趨館除書復下於窮閻便家庭
綵戲之娱動閭里繡行之羡九族相語一城聚觀皆
云吾相之維持諸生有甚慈親之顧復受予丹心激
烈雪涕滂流某粗從師友聞理道之言素與鄉井無

此之芥之隙萬萬不至於夸詡得意報復任情以孤使令以辱啟擬第貼職峻恐物議未允占籍近亦令甲所禁當辭一也先朝如蔡君謨林子方皆以忠直有節操嚴冷無面目被選甚為人欠風力臨事少決斷預有疲輭不勝任之憂當辭二也既具楷牘一通復齋戒薰沐勒此惡札專人捧詣政事堂欲望鈞慈特賜處分

與喬丞相

其伏準勑劄差其主管華州雲臺觀不由祈請實出記
憐切自省循第深感懼其頃繇凡品擢預俊游奬過特
殊謗傷交至及收朝蹟尚忝州麾疚心未補於前愆擢
髮又遺於新劾葢以書生之習氣不量事體之重輕輒
因對揚冐獻狂瞽孔門惡訐以為直漢法誅非所宜言
以至流傳尤乖恭謹咎雖已往罪則如新仰荷化鈞止
收郡紱其於是銷聲息影甘為聖世棄人矣叢祠之命
飛落九天自昔名人多有一斥而不復者如其庸瑣何

足深惜令也朴而起棄而收倍費大丞相造化如此廕老之母繈抱之孩歡喜相告感涕交下

與李丞相

某伏準九月七日省劄除某江西提舉遊聞誤渥戰灼靡寧伏念某一介孤寒三年間廢蹤跡久淪於畎畝姓名不至於廟堂朝無更相稱譽之交身負不敢辨明之罪居常循省合永棄捐不自意真宰登庸羣才奮起顧如困躓亦荷記憐擢諸祠官授以使指不由寸援盡出

至公他人棄逐之而吾相招徠之他人廢錮之而吾相
拔用之仰惟其官天地父母之恩何以論報捧戴除目
感涕交流惟是江西名部鹽司高選恐非庸瑣可副使
令謹因省遞之回輒露控辭之請欲望鈞慈特為敷陳
俾安愚分
粤從其官爰立以來國人之論以為廉如公儀休公如
孔明敏如李文饒好賢樂善如崔祐甫裴垍而又持之
以正鎮之以重凡天下第一義皆欲舉行當世第一流

皆欲收拾雖其間或制於獨斷沮於邇言然海内蓋已諒我公之心矣觀其黜陟百官進退羣才苟有可采雖有嫌且憎亦不終棄如其不然雖親且暱未嘗超用有上書投贄守門而不省者有掃迹滅影相去千萬里而見收者其嘗妄謂他人為身計故分門庭立黨與我公為天下計為人才計故泯恩怨包同異昔在韓范用心實然惟先生足以繼之方當内建皇極外靖邊塵守國家制度紀綱之舊延江表禮樂衣冠之脉煌煌相業與

宋匹休其罷郡未久奉祠未滿杜門訟過絶意榮望忽
準省劄除其江西提舉謬叨進擢第切驚惶伏念其以
甚庸之材負不韙之罪每與二三子者恐怖循省慮有
後禍自吾相當國然後喜而相告曰罪或者可以已乎
山間林下所望不過如此至於技拭之甄録之本無此
念亦無此夢何者僻雷霆叵測之威一難也和鼎鹵難
調之味一難也韓公不能撥尹洙富公不能雪石介又
一難也今大丞相先生之於其犯三至難著一轉語遂

由祠廩徑昇清華他人欲廢錮其終身吾相獨哀憐其末路此生有限此德無窮王通有言通於夫子受恩罔極韓愈有云死於閤下之門無悔也其於先生亦云其昨蒙陶鑄江西庾節已兩具禀牘摧謝惟是聞命之初雖以從弟希仁同在一路為疑然遠方尚未知希仁被論將謂需次故控辭中狀止言資望輕淺不敢以兄弟妨嫌為詞十月下旬忽得舊吏附至十月初七日省劄一道前備其自述後載改除指揮伏念其一介孤寒

旁無寸援旬月之内兩蒙其官啟擬甄録倍費造化如此大凡自江浙入廣則為遠自閩入廣則良便葢鈞意深念其將以恤其困窮安其杌隉雖使其自擇何以過此矧蒙威命令不得再辭令疾速之官罪廢餘生一旦進用甚超臨遣至榮跪受除書感泣不已東廣仕者多為風俗所移鮮能自潔某愚無他長此行但當蘖食氷飲以革貪濁銖積寸累以裕財用庶幾不負公朝選使之意不至有累吾相知人之明而已亦可圖萬一分

之報也

與游丞相

某伏準九月七日省劄除江西提舉驟聞誤渥戰灼靡寧伏念某粵從罷郡還里自知罪名最重姑以藏形匿影為幸都無復玷起廢之想天日在上實知此心諸公間並不敢通書歲一再寄聲於鈞門問寒暄而已敢謂某官主盟公道軫記孤生方在從班有祠廩之授繼經帷有史筆之薦及居廊廟力賜陶鎔擢諸徒中授以

使指生成卯翼恩等所天雖甚頑冥敢不銜戴惟是江西名部監司高選恐非凡陋可副使令謹因回遞輒具免牘欲望敷陳俾安愚分某因有忱懇敢私布之某曩因詩案不調十年晚遇端平暫出復處以清談妨世法猶未害也因拙宦耗生計中年始受其敝矣今冬男冠女笄家火寖廹環堵蕭然若蒙其官造化之力辭不獲請遂可挈家就禄陳湯逋貸向平兒女庶乎有所指擬矣更乞常以鄙言寘之鈞抱如做文字之類其酷所不

喜葢素無科第只合依本分做官若位置一差犯衆怨忌為世僇笑是其官爱之乃所以禍之也豈若在外面做粗官有俸禄足以仰事俯育哉

其伏蒙鈞慈寵賜古律詩一編若以為孺子可教者其即屏人事細讀旬日述懷八首體大而思精詞嚴而義密成已之餘推以成物光芒燦然與朱文公感興之作相為發明者也葢其嘗為人子矣讀東下自訟生日感懷之篇而後知承順之道未至嘗為人夫矣讀故囊之

什而後知伉儷之誼未篤嘗為人門弟子矣讀與後溪
父子諸詩而後知師友之際有可愧者嘗為守令矣讀
臨民本經術之句而後知政事有未善者至於以自修
為未足欲朋友之夾持以獨善為未足欲頑鄙之皆化
所謂與人為善者也分人以德者也及云去草寧容綏
滋蘭未厭多又云不然沸鼎中可復加煎烹自昔能為
此言者鮮居此位相公令居此位庶幾可以行此言矣
昔藥水心常云洛學起而文字壊此論傷於激如游楊

胡文定父子文皆極工意者水心未之覽耶向使水心及見相公四百七十五篇必悔前論韓子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前輩亦云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某妄謂相公句律尚可求之紙上若夫滿腔惻隱之心一團冲和之氣學者烏能彷彿乎向來彼相求之先生囊槖不輕出其賤且廢於世而先生辱教誨之既已襲藏巾笥傳示雲來敬勒短札仰謝私淑因有無厭之請某以序孜之此編之外雜文凡三百五十一篇盍與寄在

詩名節在奏篇言論風旨在記序題跋策謚之屬叙事在誌狀游戲翰墨在駢儷其所見者詩耳宫墻之高宗廟百官之富其竊不自揆願卒受業於門惟相公幸矜許之其茲者伏審擢從本兵進輔大政真儒無敵吾國有人伏惟慶慰日者鄭參去東府虚我公杜門謁告視大位若將浼以聖上察其忠實嘉其恬退而就拜焉蓋舉國以聽公矣其前引鄭侯有所開説良以其人本不欲婚而人主强之婚本欲不官而人主强之官惟其滋

味薄而嗜慾少所以人主别作一眼看待令我公亦無心於富貴庶幾諫行言聽膏澤可下於民矣

其前蒙誤恩畀以江右庾節其時猶未聞希仁參差謂是待次故辭免狀不敢直以弟兄同路為辭前月末聞其辭免之命乃知已荷公朝易節東廣大凡自江浙入廣則為遠自閩入廣則為便矧此闕在淳熈間以處楊廷秀林子方其何人者而廟堂俾繼前修後塵顧雖駑鈍無以愈人至於蘖食氷飲以革汙濁銖積寸纍以裕財

用差有一日之長畀時解印而去使廣人皆曰是能潔已奉公者即所以報我公之知也但有一說不敢不預以告如作文字之類其實不願如此位置不過又為人彈射饑餓至死耳如八十老親何如四兒一女何惟其官終念之人情各有便不便其便於外不便於内區區血誠梵志倒著韈之說也併發玉齒一笑

其首春十六日準省劄除侍右郎官此皆其官念舊之意髙憐才之意切因元會之除吏以孤官而竄名恩德

甚厚親朋咸喜而其獨以省愆未久起廢太驟為憂方遅免牘之回已有嘖言之及尚從寛典仍畀叢祠其死罪死罪凡人負譴必有罪名使天下曉然知之惟其所坐最為黮黮不明今年之劾曰圖作南宫也明年之劾曰圖作西掖也共惟國朝清望官選於髙科異等而不選於任子選於館閣而不選於俗吏流品既異塗轍亦殊誰倡此名鑿空架虚嫁其禍於米鹽之俗吏䕃補之庸夫此言流播非獨其之恥也其羞朝廷辱縉紳甚矣

盍避之嶺海不得免焉避之田里不得免焉待之十年之久而不得免焉其實雕篆纂組童年所嗜今將耳順一字不記而惡名著人如膩不可洗濯如癩不可熏沐每自傷悼曰身不死謗不止烏虖寃哉又自寛釋曰聖上數路以取士大臣不以一眚而廢人罪垢餘生芮未奄溘但當掃去浮華斂歸平實以待清議之見察而公朝之不終棄耳其屏居卻掃山深林密踰年無一字至鈞門獨有巖巖泰山之瞻朝夕不替去冬聞經筵之名

俄又聞事樞之拜昔李少卿墮落異境絶望天日及聞霍子孟諸人用事不覺動色某亦人耳其於相公之入也烏能無鶴鳴子和宫動商應之喜哉顧念為國計則當勸勉一出為公謀則當從吏勿行賀書瑟縮實以此故既而傳覯異牘至於十數凡小生所欲忠告在明公畧已盡言然而上廹趣於惟行之令下牽絆於同朝之賢則又有不可以常法論者曰本兵曰大政他人一著脚此地必根著不肯去惟相公昔也先諸老而去今也

後羣公而來視剕公晚拜頭廳不辭而至者賢之遠矣
其僪臘叨恩起廢念既有免牘申省不敢不通諸府書
承受人言相公未至遂先作二揆書令以録本申乞鈞
覽顧相公因與二揆議政採擇而施行焉幸甚其在南
中常告相公第一不喜做文字令甲子將一周豈是弄
筆硯時及相公諸君子當朝寒士得職之時隨分在外
遷轉一兩任畧改換十年前官稱即可納禄奉親修身
俟死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矣過此若有他望天厭之天

厭之

後村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集卷四十七至四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垣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馮堪

後村集卷四十七

宋 劉克莊 撰

書

與游丞相

其恭惟端嘉以來上之圖任非一相相之登庸非一人然皆不出長安城致身高位者惟其官不然始在朝廷以不合去後得政又以不合去其視榮利如涕唾然天子固已尊敬而注倚之矣名最高迹最近名最早來最

遲公之素心蓋如此一旦聖意先定吿廷爰立仕者舉笏曰吾輩有宗主矣耕者擊壤曰天之欲平治矣人心不齊天籟自鳴此豈可以聲音笑貌求者方今急政要務曰君德曰國本曰朝綱曰邊防他人所不敢言與不能為者竊意吾相必以身任之其獲罪鄞揆退耕于野有千百億刼不下山之誓且奏記鈞門曰此生索性待公當軸安知今日其言遂驗孟子不寐謝公折屐未足以喻喜也然晚節末路曲荷陶鑄內陞朝序外擢職名

就其分劑言之千足萬足今無所欠只是反哺情切欠

一歸爾吾相昔有牽掣今造化在手為其觧卸鞍馱放

逐水草使為太平之幸民可矣

其初五日準省劄奉聖㫖其令赴行在奏事成命驟頒

危衷憎悸伏念其素無扳援積困中傷但思空谷之逃

不作修門之夢然且起久廢而居按察微寸勞而忝褒

遷取數過多乞歸未遂敢圖收名俯及沉淪孤忠荷君

相之照知遠跡煩朝廷之記憶恩私所逮感涕交零其

之孤危人所共知及其官當國家勿啟擬不進不休迨茲出命倍費造化其以十年之戀闕當倍道而造朝况明時豈易遭逢而近比不許辭免但於其私計則有未安葢以六十之兒上有九十之母前謂番陽去鄉差遠力求祠廩或改閩郡天日在上實聞此言設若貪仕路之向榮望親闈而愈邈既犯天下之公議亦為名教之罪人輒以丹忱形之公牘欲望鈞慈特賜裁酌或尚可敷陳改畀一麾不惟母子榆暮相保亦其官加惠諸生卯

冀成就之初心也

與范丞相

某十二月二十日承本貫興化軍遞至省劄奉聖旨某除江東提刑聞命震駭莫測其繇因念去歲被論畀祠嘗勒悉札短啟摧謝猥蒙鈞慈親洒荅翰詞複温厚固已默寓哀窮悼屈之意及兹旋乾轉坤造化在手首蒙啟擬不待歸依拔諸散地之沉淪付以外臺之雄劇此乃在朝卿監郎官所欲求而不可得者某方在廢錮安

敢有此夢想仰惟某官啄䳸卵翼之恩可謂勤矣某先
白家廟次告親闈聚族百口一詞銜戴某筋力尚堪驅
策向者不殫入廣今江東距閩爲鄰部況一閒四載寧
不急禄實縁孤危一旦吾相當國復玷太駁深慮微蹤
又將不安謹具免牘一封歸命化鈞冀請誤恩敢乞鈞
念速賜處分

某今月念六日準省劄奉聖旨某除將作監驟聞成命
載惕危衷伏念某昨閉户而投閒未磨瑕累兹起家而

司臬無補涓埃事功繆悠風采消靡養親有請方賴曲成播物無私忽叨峻擢由郎曹之秩序陞匠監之班聮必王官積累而後遷豈外臣夢想之敢到仰惟某官振淹拔滯之意超資越録之恩雖殞微生莫酧洪造但某自揣孤危而多畏每因名用而挻災況新命之過優慮僉言之未允見具免牘仰干化鈞

某前月二十九日因繳遞箚嘗具禀劄退而屬藁擬辭

匠監之除忽得邸報聞已改命惕息以俟至十二月十一日伏準省劄其除直華文閣依舊江東提刑某竊惟大匠穹班以待郎官之久次先朝奎閣以旌監牧之有勞豈伊名論之卑凡併沐寵光之殊異旁觀歆豔內省兢惶此皆某官記夾袋之儲篤緇衣之好觧十年未易解之謗調衆口至難調之言回白日之照於覆盆息慈母之疑於投杼遂令踈遻坐致顯榮永惟吾相此恩之尤深雖盡今生來世而莫報重念其自收朝蹟屢閱歲

華前此當軸數公貼書盈篋或便朝之容薦或廣坐之誦言徒有空言孰為實惠其亦固窮而自守不少屈而有求及其官登冠元台兼收多士因鈞問之下及竭鄙情而上訴者恃吾相道廣而無黨偏也心平而無恩怨也恃吾相之追念長公而未忘先人也其官雖愛之深主之力然前後所賜鈞翰未嘗少見幾微一旦榻前啟擬中書秉筆乃超資越格出人意表如此乃以朝士積日累月而不敢望者度外拔擢之如此乃排羣議而一

手挈提之如此身可隕恩不可忘昔王文正公擢士而士不知其言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誰其繼之其官一人而已其初意實以親年高家山遠凊溫既隔夢寐不寧欲辭繡斧之榮復返綵衣之樂兾將見禄換一虛稱以華歸塗以全晚節令為身計者皆遂為親謀者未諧仰戴洪恩之曲成俯畏清議之責及望翹材而矯首具免牘以陳情敢丐鈞慈特賜處分

與范杜二相

其仰惟聖天子一旦躬攬大權枚卜羣公以相印屬之真儒苹渭之舉也制麻一出學士大夫至於舉笏相賀文富之拜也然今日之事至難今日之相尤難大丞相登庸之初將慰人望必痛革時獘必先收人心請試條前日之所以失人心者以備採擇自昔朝廷必長養士大夫氣節而成就其聲名比年號敢言者著清節者賢而有人望者功名與已相軋者皆為一說以沮之求一罪以加之曰是空言無實也是嘗誤其事也是嘗主其

人也甚者毀其素履如温公狎妓東坡販鹽之類初年
有三十餘人之薦其後取三十餘人者芟夷而藴崇之
皆掃影滅迹更用一種刀筆俗吏聚歛小人或瑣瑣姻
婭以根據津要布滿郡國一當革也自昔立賢無方比
年乃拘鄉貫因惡一夫遂惡其類因惡其類併惡其鄉
喜者擢連枌榆憎者固其州里夫惡閩士如呂吉甫輩
可也不有蔡君謨陳述古乎惡蜀士如鄧綰輩可也不
有范景仁淳夫坡穎兄弟乎二當革也孔明所用皆巴

蜀人才國家駐蹕既未能混一西北銓選科舉多得閩浙之士理勢則然令進退人才者曰吾惡福建也典掌文衡者曰吾抑閩浙也昔了翁彈蔡京云重南輕北分裂已萌況版圖日蹙又於已蹙之中有所厭薄何其甚不祥耶三當華也分門庭植黨與非盛世事比年以由我而進者為賢由他人而進者為不肖夫了翁非曾子宣所引乎道卿非呂嘉問所薦乎謂鄒陳不受知於曾呂則不可謂為曾呂之黨尤不可烏得以其始進議其

終身四當革也取鹽袋錢變經總制法而守倅壞增斛面刷義倉而田里空括浮鹽而盜賊起奪天下利源歸國用房而版曹幾廢先撥邦本大失民和此其行事當革也自昔為國必有魁磊骨鯁之臣淳化景德間以王元之楊大年重慶歷以四諫重熙寧以三舍人重元祐而後以元城了翁諸人重比年居緊官者一則謇真宰之圖回二則贊世臣之把握至於事關綱常名教之大相視禁齘莫敢發口向非諸生猖言講官密啟國無人

矣公卿大夫不敢論諫亦不敢駁議乃以掂摭細微為守法以沮抑孤寒為奉公除堂參部者魚貫客邸或饑餓而死狼狽而歸起道塗之怨嗟傷祖宗之仁厚譬如巨室積善起家一旦衰微為子孫者不思力行好事增廣陰隲而一切反以鍥薄欲家之肥恐無此理此其大意當革也至於格非去佞之機括内修外攘之次序大丞相固以身任而無俟於人言矣昔人有云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自吾相宅揆秉筆之士作王褒之頌

獻徂徠之詩者必已堆牀盈几然而未必皆有益於吾相也其懷昔受知之意與今起廢之恩既自課一啟為天下賀而啟所不能言者又齋沐裁為此書少效芹曝之忠

與宰執

某昨者叨恩入奏嘗具尺牘少伸摧謝共想已塵電覽某賤迹行至泉州聞有臺劾歸至田里方見彈文罪惡如此宜肆市朝以為世戒而明主寬洪大臣長厚不忍

加誅賦以祠廩雖進莫望天顔於軒陛然退猶躬子職於庭闈仰繄廟堂委曲全護之力寸心耿耿寧不知恩伏念其去國六年之久而又游宦萬里之外本為公論所恕止縁其官奬譽過當汲引尤力及兹收名果觸危機其少時雖以章句小技浪竊虚聲年將耳順憂患摧壓耗忘都盡常願歸耕以全晚節大臣欲進擢之見其盛壯時也言者遽攻擊之亦見其盛壯時也向使大臣知其捐書惰學必不仰累生成言者知其倦游念歸必

不重勞驅逐也凡此皆平日於踐履上欠功夫文勝質
才掩德之所致反覆循省無所怨尤但當改已往之過
勉方來之善庶幾上不辱殊知下不羞先訓他復何
言

與高樞密

某歲首奉準省劄除侍右郎官皆某官陶鑄啟擬之賜
矯首知皈其自度孤危必生悔吝即具免牘力言恐懼
瑟縮不敢就列之意俄聞又汙臺評矣尚蒙寛典仍畀

舊祠其死罪死罪伏念某莆之鄙人二大父知名乾道間先君諸父皆擢世科惟某幼而失學門廕入仕當世耆舊猶以其故家遺俗多所奬進絜齋侍郎袁公竹隱諫議傅公屢薦於朝不報西山真公帥閩以議幕招内史洪舍人初除以自代舉蓋諸公假借之私而非天下議論之公也立朝之初衆以為喜獨以為憂未久果逐起廢守袁數月又逐後除廣鹽其官以麟史之筆當鳳閣之制推本其家世師友次及其奏對議論王言一出

多士咸傳衆以爲榮獨以爲辱未幾名則逐除郎則又逐訂其所坐别無過犯亦無贓私專云欲作文字官而已魚鳥至微猶懲亏餌其亦人耳端平之効此罪也嘉熙之効此罪也淳祐之効亦此罪也一何冥頑不靈久而未知悔悟哉况夫朝廷之大科目之廣乃使一米鹽俗吏實受此名豈特其之恥其羞當時辱後世甚矣其弱冠筮仕今將耳順於獄訟米鹽粗有一日之長區區素心願以絲毫實用自見不願以文字受知於人廟堂

苟不遐遺筋力尚堪粗使豈必加屨於刖施髢於僧食馬肝而俟河清乎良由其命運窮薄為人鑿空嫁此惡名尚賴天子聖明大臣忠厚使從閒散以避怨憎殘年幾何但當内訟而自新固守以待察耳

與鄭小坡

其伏念端平甲午起下土登周行忝與當代名流同一除書萬人海中雖不及款侍誨言然望而知為吾叔度也明公如鸞皇麟之不可其如鳥鳶彈而後去每懐清

標想高致未嘗不起敬起慕天日實照臨之其敬以其官平昔樹立見謂第一流人一旦進居言責國人皆喜而相告曰是必能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者是必能判別忠邪者是不可以官爵誘利害怵者及諫紙一出則又喜而相告曰正論明矣使人去矣人心不齊天籟自鳴誠之不可掩如此前世小人害君子或興黨禍或設學禁各為一說以掃空其類至於妄引經訓倒植綱常禁人不得說天理民彝則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向非

明公正色闢之萬代謂何韓愈有言孟氏功不在禹下
某亦謂正言之功不在孟氏下自此序遷諫大夫中執
法天子盡行其言天下舉被其澤矣某初元召審行至
三山願留西山先生幕府蓋自審不堪立朝爾牽聯一
出非本謀也師死不去或者罪之所以有丙申之逐又
掇拾師之緒餘見之對揚或者怒之所以有丁酉之逐
齒朝年餘典州數月謗咎山積退而杜門自分老死田
里矣然猶孤危凜凜不敢自保及聞朝陽之鳴然後與

友人方右史私相語曰上用端人吾輩之罪或者可以已乎矯首雲霄不忘瞻戴

與吴叔永尚書

某丙申去國獨荷尚書與洪文端明聯騎訪别歲月易逝昔未知命今耳順矣張公九尺之身翰林萬丈之文何嘗一日不在心目楊右司在郡時每欲附拜尺書又念得罪少公而登門未已雖合於善論將不吾與强而附之然恐非君子上交不諂之義況傳云親戚不悦不

敢外交近者不獲不敢求遠竊意尚書篤於友愛非但
期不當自通而已前和高詞末章所謂洗空者即是采
用退之聽琴之語韓與頴師豈嘗有纎芥哉妄意謂尚
書樂府之妙不異頴師之琴實無他腸粤自高牙大纛
作屏洪都相距僅三百里豈不欲修書札問專城瑟縮
至今猶前志也敢謂大君子高懷曠度超出古今精筆
妙墨俯逮早晚捧得驚喜如蔡邕之得論衡辯才之獲
禊帖而今而後尚書既無訑訑而拒之色某安敢不源

源而來乎端平從官皆已秉事樞惟尚書猶以直學士臨大方面向者尚恐當軸未相孚果山既相道同志合聲應氣求竊意旦夕必間兩社矣其宦情薄親年高去春為范社二公好語牽挽一動非所樂也自去春屢告果山力求清漳以便養親已有陶鑄消息矣聞直翁辭越亦求此州遂失指擬臬事書考又踰兩月已除陳叔方為代但此距永嘉千餘里猝未能至天氣尚熱觸熱奔走其何以堪凡人皆有劑量其門蔭入仕內至郎監

外至麾節劑量極矣更求毫芒之益是乾沒無已時嗜進無止法也以此力辭入奏不足陳於尚書之前比聞令嗣知丞不起妙年玉樹脆折上惱慈抱誠何以堪然斯文命脈繫於元身更望玩老易齊彭殤使之漸遠漸忘可也

與鄭郃武

疇昔親炙每聞餘論謂他日必官君瑞明府之子以報大監罔極之恩其與子敬左司聞而歎伏邇來不意此

說稍斷續莫曉其故豈以君瑞既歿而寒盟耶閣下為人磊磊落落不忍如此意者婦人女子有以動揺之耶或宗族親戚有來破之者耶吾輩處大事當斷諸心豈可謀於人閣下之官受於大監能為此舉止只是常情非卓行萬一不能然閣下許多英風誼槩晚節掃地盡矣當大監奏任閣下時君瑞雖已登科下面猶有三子舍子任弟是托孤於賢弟矣今大監直下遂無齒仕版者手足之情寧不一動心又憶君瑞在時事叔父如事

父令叔父以他人為子孫而擯大監子孫於門墻之外其心猶覺不安於閣下心安乎知此事始末惟子敬與不肖子敬逝矣非不肖誰啟發閣下者傳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然死者無復生之理生者見有死者之時吾輩壽非金石此事不早定他日閣下何以見大監其何以見君瑞於地下哉去冬運管顧兄席上曾開其端閣下頗自感悟别後不知又作如何商量凡人奪嫡謀宗無所不施其智巧若不以大義自裁斷而囿於

他人智巧之内未有不顛倒錯亂者曷不隱之於初心采之於公論乎又聞令嗣新除學士力主君瑞一房葢其才雖不足以望嚴君而其徳宜為正人之子矣敢拜手為閤下有子賀惟閤下反復愚言而處分焉此事於立孫無相妨華屋良田與吾之孫獨以一命與吾兄之孫兩得其所矣其言之閤下行之人必曰潛夫景輔之益友也以道義相期有過必規其不能言之閤下不能行之人必曰潛夫景輔之狎友也平時酒食游戲相追

逐而已如景輔晩節何不覺因書悉吐露之知我罪我

席藁以俟

答南雄翁教授

僕端平初為郎與直翁侍郎徐公同舍相好也南來得侍郎書誦足下及河源令君之賢侍郎素强直不輕許可不待覿面固已心敬矣便風辱書陳義甚髙委敎甚富益歎侍郎取友之端而恨僕納交之不早也人情喜面諛雖至親骨肉間猶有隱情足下於僕風牛馬不相

及而意氣傾倒攻瑕指疵慨然以訂頑砭愚自任推足

下之心將以其美諸身者而淑諸人也僕雖懦怯敢不

佩服然足下所以教我是也其所以自處非也自昔聖

賢著書立言者多矣曰百世以俟聖而不惑曰後有子

雲必好太玄是當時之人皆不足以知必復有聖賢者出

然後知之知不知聖賢之書與言自若也今足下之詩

幽然以深其文困然以長而又頗自貴重知者尚寡足

下以知者之寡也遂有望當世責時人之意望知者可

也又望不知者焉責故交可也又責素昧者焉足下論著如此意其中必有充焉自得者而又据科第爲師儒曰不遇何至遽效阮籍之慟唐衢之哭哉嚮使足下徒步取拜相白衣入翰林其足樂乎否也僕他无以愈人但遭詩禍以來灰心仕進其後復出非心思巧力所能致也然懲艾益深謹嘿益甚天真益斵喪足下當責其栖栖爲佞而反譏其皦皦難全乎噫足下所責乃故我非今我也僕立朝逐於朝補郡逐於郡起廢乘使者車

僅數月爾所得俸賜斤斤然事育之不足何以致珠履而供車魚乎足下引四賢之事以相勉彼皆立名譽建事功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僕力不任此故當付議論於當世爾況黄卷之中皆吾師友四海之内皆吾兄弟僕之學何嘗獨而黨何嘗孤乎聞當撤棘倘肯過訪不惜面商確也

答林公摤監場

僕與足下同里閈又與賢氷翁南宫舍人接交游聞俊

聲仰下風之日多矣顧壯老不相謀鋭惰不同調常欲親炙而不敢自去歲至今足下以所著易學及詩文教詒之者三以書開曉之者亦三時先親已病僕之方寸已亂曽未一酬荅而大禍至血氣摧傷性靈顛錯十事九忘不可以人理責而足下尚復不棄勵以前輩居喪講學之事誠足下待朋友之厚望朋友之切然僕豈其人哉昔人有云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僕少時讀書粗了治亂成敗未嘗窮經析理為文字多諧世趨俗而少

古意前諸老過聽荷聖上誤知猥以文史叨進用及侍邇英力以不通經辭廹於威命每一進講面汗心愧然後知學力如弓分寸不可勉强也足下之所以誨僕者易學也詩文也僕於易或未能分其句讀豈能索其精微哉理學至伊川數學至漢上亦云至矣然考亭已微與二家異鶴山又微與攷亭異南塘虛齋皆求新義於諸儒未發之外皆以其說陳之旃厦雖貴為侍從加以明主稱制臨決而承學之士未之能信然則足下之詩

縱使南塘虛齋見之明主之力皆恐未能剖鑿一世之聾瞽統一羣儒之議論如僕庸瑣何足以賛美其萬一乎諸文惟有韻無韻之作為近古偶儷為俗似不必苦求工然不工又不可讀先朝孫明復胡安定俱以經為人師曷嘗有一篇文字行世哉孜亭論荆公東坡門人取吕吉甫而不取秦少游輩其説以為吉甫猶看經書少游翰墨而已足下既為易學占得地位已高而又欲求工於文無乃反自狹小自卑陋乎足下又係易學數

端俾區別以對若主司策進士之為者僕聞程氏將沒自言易傳只說得七分足下以程氏之傳為然耶當補其三分之未發者可也以為未然耶當自為一書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聖可也上起鄭康成王輔嗣韓康伯下至鶴山南塘虛齋諸家之說當以程氏傳為凖可也茲事體大他日足下學成書傳僕此膝雖不屈於他人將為足下屈矣

後村集卷四十七

後村集卷四十八

宋 劉克莊 撰

行狀

有宋朝請大夫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林公

行狀

曾祖格故將作監簿贈通議大夫

祖遹故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

父㙉故奉直大夫除知沅州贈金紫光禄大

夫

公諱瑑字景良世為福清人學士忠節著於朝廷沅州清德稱於州里公少入太學與兄靖安令君璟令容州使君瓌同中淳熙十一年進士第而公臚唱第四埸屋以為盛事教授鄂州舊例從州家丐猪羊稅錢助養士公曰事不可愧耶謝不取節縮浮費更有餘力增田差幹辦江西轉運司公事丁母卓夫人憂服闋差幹辦浙西提刑司公事丁沅州憂服闋幹辦兩浙轉運司公事

運使沈公作賔精於吏職特重公事非公書擬不下筆公詳審清介秉法据理雖貴勢無敢干以私者秩滿得旨待掌故閣執政面諭欲越次先除公謝不願既歸四年不通問執政怒超用他人久之除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嘉定初元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諸王宫大小學教授輪對歷疏廟堂除授宫掖請謁之病且言臣待罪班行更化前後皆所目擊不知今日立政用人盡出於公乎抑猶未免於私乎其視前日有以異乎抑無以大相

遠乎臣觀今世自上至下由內達外苟可遂私靡所不至良由陛下真誠有餘剛斷不足名為更化而實未嘗更化始欲善治而終不可善治別𠜂言民生憔悴極矣散內帑之儲省掖庭之費裁戚畹之横恩濫賞褒貂璫之營繕應奉以裕民可乎又言今日之財不在官不在民獨積於贓吏之家破數十贓吏之家可活數百萬之民矣寧皇嘉納改國子博士請外出知興化軍世吏所謂擊斷操切之術一不用專以教化拊循為主時楮令

初變愚民坐減落官吏坐奉行不虔獲罪者衆前守緣此罷去告訐繁興公下令曰貿易未受價者未為行用告者以騙論已受價則予者受者俱坐罪如詔書於是無告楮者常平使者令民間各以產高下藏楮於家而委官點撞馬公曰民未孚也請為期既而屢寛其期及撞點又使吏户摘語之民得以為備比去不刑一人楮價自增郡多名刹主僧例以貲取名曰實封寺偶闕僧乾沒其榖以佐經費名曰拘椿惟公與秘監棐公未不

實封不拘椿兩郡計沛然催科至寛縣令不識訶問細民不識追呼又取三縣夏稅一錢至六十錢户全蠲之第三至第五等户減半第一第二等户減三之一寺院減五之一以樽錢代輸他人蠲租者不過閭畸零為美觀惟公於未催之前預為約束民被實惠待吏民以君子長者未嘗設機械兩造情偽一覽洞鑒書判典嚴切中隱伏然其末卒歸於忠厚悖理之事梗化之民或接乎前應之以静勝之以定終無忿怒之意有挾勢懐私

而來者見公容色辭氣莫不爽然自失而去郡人愛公如父母前後太守莫能及差知全州其治如莆下車甫兩月除提點廣西刑獄公事足疾力辭新命全人聞公當去皆嗟惜一日有峒猺數輩羣老矣造廷云云公使譯其語曰好知州難得願公奏天子勿去公慰諭遣之改知袁州於是疾愈而袁人將輅公矣公曰辭遠節得近麾可乎力請祠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既滿再任改建康府崇禧觀紹興府鴻禧觀公素清約視榮利如糞土

歷二郡生業不長尺寸居室茍完無廣厦突兀之想田園僅足無牙籌筭計之入宅前籬援畧成門徑舍後花木初分行列公處之怡然萬鍾五鼎不與易也朝廷每欲收用常患公不可致令上御極名赴行在再辭再不允公又言臣進無補事功退無預世教直緣拙恙歸卧山林衰悴之餘不任朝謁惟聖朝哀憐上知不可奪除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訓詞曰爾端靖老成近俾來歸而抗章三四尚親醫藥其以延閣珍祠遂爾恬養夫

飭身謹行為郡廉平者朕眷眷如此則貪刻躁競之習亦可少愧矣明道祠滿詔再任公僃患足瘍時作時愈紹定二年二月疾動至秋不愈食益少力益衰終日默坐無惰容顧子孫滿前無媮語疾革屏粥藥者累日正襟拱手神閒意定以至於歿九月三十日也年七十一積階至朝請大夫公自髙科著美譽而恬澹恥趨奉韜晦無表暴故策名二十餘年纔為掌故學官去國幾二十年始復召卒不至故志業不盡見於世每謂人不可有

勢不可有名平生不喜為要官曰勢之所在不顧交聞人曰名之所在其立意如此公學貫千載文章典麗條達顧不肯以文名手藁皆焚棄惟廷試策與奏篇偶存又有通鑑記纂若干卷凡前世大節目大議論悉著於編兼采司馬公范太史胡致堂諸家之評傳以已意自奉至薄罰無新衣庖無盛饌特喜施予族戚蒙賴晩食祠禄歲取百千別貯之吏五任得千緡置義田百斛以贍貧宗公兄弟四人靖安海豐二令君先歿公與容州

使君秀眉黄髪消揺里閈時人以方二疏公臨終家人問所欲言公曰無一事但恐戚吾兄耳娶宜人黄氏温陵人通直郎輕之女幼孤隨母聶夫人依兵部侍郎簡肅林公簡肅為人勁峭獨與宜人語多合意甚竒之擇配得公尤相賔敬宜人識度髙深達義趣蔬食素飾安於淡薄事姑舅至孝傾槖奉小姑奩具無吝色先公二十年卒葬於清逺里福勝山之原二子公遇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公選孫男四人曰觀曰仝曰合曰新一女

適承議郎新通判潮州軍州事劉克莊自宜人逝二子朝夕侍公出入坐起跬步不離側家庭講肄意有所合輒喜曰天下至樂不出閨門之内公遇使調寧化尉不忍去其親自乞嶽祠孝謹恬退其家法然也二子將以是年十二月初八日奉公合葬哭謂克莊子盍論次先人遺事乎克莊亦哭曰丈人植立高望實重宜屬筆於能言者二子曰此先人意也克莊遂不敢辭初公年弱七秩堅悍不衰自克莊悼亡公追念賢女始衰始病悲

夫尚忍言之然二十年翁壻知公深者宜莫如我狀所述公出處去就言議風旨皆質之當世公論參以鄉閭聞見後之君子庶有攷焉謹狀

宋故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前淮南路總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兼知貞州寺丞方公行狀

曾祖淵

祖憲文林郎南恩州陽江令累贈朝議大夫

父崧卿朝請大夫京西轉運判官累贈宣奉

大夫

公諱信孺字孚若系出河南縣琡而下代有聞人琡自固始遷莆田至金紫公廷範六子皆貴顯而少監公仁岳之後最蕃公其八世孫也生有異質襁抱中能誦書九歲落筆屬文京西公守廬陵公猶丱角周丞相楊誠齋見而驚曰天才也以郊恩補將仕郎京西服闋授番禺縣尉諸公爭致之幕下才望傾一府盜有刼海賈者公曰鼠子敢爾自挐舟往盜方聚沙上分擄獲見尉至

皇駭欲趨舟取械公先使人負盜舟去矣悉縛上府不軼一人秩滿改承務郎丁嫡母葉碩人憂服闋知蕭山縣丞浙東帥錢公象祖提刑傅公伯成被旨措置慶元海道檄公往來區畫悉有條理二公亟稱於朝差兼淮東隨軍轉運屬官未幾復還蕭山先是權臣首事既得泗州謂中原可長驅及諸將潰歸敵傾國大入淮漢騷動朝廷悔悟會敵亦厭兵駐軍濠州先遣韓元靚來和議有萌芽矣督帥樞密丘公崈一再令帳下壯士遺敵

書最後陳壁君玉往皆至濠而返終莫得其要領近臣多薦公可專對有旨赴都堂稟議開禧三年正月三日也既至諭以使事公曰多事之際不敢以母老辭但開釁自我敵問首謀當何以對權臣愯然起謝借公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知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知院張公巖書通問金國行省元帥府公馳至濠金帥赫舍哩子仁在焉止客於獄露兩環守絶其薪水官屬或灑涕公叱曰汝淚大辱國金畫五事要我公曰返俘歸

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例稱藩割地臣子不忍言敵愠曰不望生還耶公曰其來時已寘死生禍福於度外矣論辨甚久子仁不能難遂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顔宗浩浩以天獄二字榜傳舍曰此非濠州比公曰事須商搉何至以威脅人宗浩使二省麗趙者來持五說如初且以無故興師咎我公曰本朝不旋踵追悔所以斂兵納和浩曰正為無兵可斂公曰豈無淝水八千之衆浩曰縛送事既無例姑置稱藩割地莫有故事否

公曰惟靖康嘗割三鎮紹興以東朝之故暫屈已今日顧可引用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時逆曦以蜀附金麗趙服公雄辨有張儀舌在西蜀脣亡之誚公請面見丞相決大事宗浩坐幄中陳兵見公使人傳諭云五事不從旌旗南指樓船東下矣公欲稍前白事宗浩曰事止此無可議者遽授報書期公再來決和戰四月公至在所詔公通問宣勞轉三秩御劄令侍從兩省臺諫條奏所以報金者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

幣五萬如紹興公再往麗趙來迎金聞曦誅氣頗索然猶執初詞公曰本朝諸臣已謂增幣為卑屈況名分地界哉金問其故公曰議者以曲全勝負較之皆云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詒書誘曦去年三月也若雖得滁濠等州我不得泗漣水乎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不有鳳凰山之捷乎若謂我攻宿壽不下若圍廬和楚竟何得乎且五事已從其三猶過執不見聽不過再交兵耳楊行密尚能以數州之地自立本朝幅員萬里江東將相

豈久下人者麗趙見公慷慨忠烈始微露其情曰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地亦不必割歲幣外别致犒軍錢可也公揣金技止此力執不許密與麗趙約定數事如遣使草誓之内麗趙取公手記為信宗浩面授公書六月復命再轉三秩用王抃例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議官奉國書誓草及許謝百萬緡至汴金盡變前說易二省差領客麗趙不復來矣宗浩怒曰所畫事未從何遽以誓書使名來面責公不曲折建白且有誅戮禁錮語公不

為動一日使甲士擁公庭下荅狀公曰待行人如此耶
宗浩遽謝公歸館二省差來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
出畫定事目公曰正緣歲幣不可再增故以通謝錢代
之令得此復彼其有頭璧俱碎而已二人曰龎趙誤公
公曰丞相誤龎趙又曰丞相欲留公等公曰辱命歸亦
死不若死於此議不决會蜀兵取散關敵益疑講和非
廟堂意且屢訐權臣無書公猶兾事成移私覿書帖若
權臣遣宗浩者九月公還自劾待罪朝廷謂公失事體

奪三秩臨江軍居住公自春至秋三往返炎沙烈日僵
屍滿野公仗節轉仄蟲蛆臭腐間儳從道斃相屬公神
閑意定自若始受命入白太安人曰王事不可辭願勿
以兒為憂公知金有内顧憂雖黽勉出兵與我相持而
力屈情見勢不能久所求皆拒不予直欲以口舌弭兵
又每訐首謀意指權臣公但以鄧友龍輩為對金恨公
不少屈慴故其議壞於垂成而王公柟出使矣公雖貶
方奉使之名滿天下時年才三十至臨江以詩酒自娱

江湖士友慕公盛名多裹糧從游明年和議成與金禮幣函送權臣首皆公昔持不可者王公旣以功擢用奏記廟堂云方其辨折金人於彊項未易告語之時及柟往權臣誅矣事皆勉從矣方其當其難柟當其易每至軍前金必問方某安在且謂暑行者三不委頓車上已可伏矣公論所在金人亦不能揜詔公自便除通判肇慶府復奉議郎尚冠竊發經畧司檄公督捕雄韶而諸臺辟知新州未上有旨令同廖提刑德明措置收捕就

知韶州首封崇張曲江余襄公墓時江湖屬邑多燬於賊惟韶境晏然禽赤水峝賊首戮之又謀募鄉導擣巢穴布置已定朝廷用招降之説而止轉承議郎移知臨江軍以嘗謫居辭知道州郡有不檢士十輩號十虎力能使監司逐太守公下車立竄首惡飾濂溪祠作太史閣與萊公樓對尋元次山遺跡表暴之除提點廣西刑獄閲蜀郡滯獄有踰百十年不决者有一事株連數十家者公件畫條析以聞詔下一日破械縱數百千人始

楊公方按部以風力自任疑南官例有贓發擿無虛日守令竄繫尤衆公攷罪虛實多奏釋之單馬行部内訪民疾苦荒鎮惡縣無停驛處張幞野宿以為常足跡未及者海外四郡耳轉朝奉郎除轉運判官紹熙間京西公實持漕節定鹽法改客販為官船奏罷歲觧鄂靖錢十一萬緡廣民德之及公踐世職父老即永寧寺西廡祠京西公文人詞客俱有歌詠紀述焉公深知鹽筴利害撙幹裁損自出新智漕計沛然以之新學宫增士廩

創類試院又蠲諸郡鹽逋三十六萬緡曰此皆積壓日前官吏失陷之數葢有身死家破子若孫拘係未脫者椓伐國家元氣多矣吾蠲此錢所以廣聖恩承先志也遇僚屬有恩意歲舉先孤寒後貴要雖小校裨將皆能得其歡心有不幸者公必歸其喪與弩馬彌節四年再攝帥閫威信行於一方除提點湖北刑獄未行召赴行在奏事入對除大理丞於是邊事復動除淮西轉運判官未行改淮東兼提刑知真州始至視州城曰是中

惟官寺營廐庫廩耳民旅皆居江下城誰與守請築翼城圖上不報嘗登高覽望知城西北當風寒即北山匱水馬缭以石隄廣六里長二十里决之則西北可為海身率畚築旬日匱成設醲賞諜敵覈郡兵新旗幟金鼓增弩礮治𦪇石渠閘深壕塹高羊馬墻日不暇給然賔客觴咏之樂亦不廢郡人先懲開禧事多聚保沙上公携百口奉太安人居官淮民復業日衆醝鹽之利倍增减官私屋僦直十之三徙瘞戰骨三十七窖於髙阜軍

民感奮轉朝散郎敵入盱眙游騎出没天長六合間公乗小車慰拊令民勿清野帥司移文報揚州已乗陴公方就寢鼻息如雷通判求檄携家渡江公劾其摇衆客曰公以死守是也如夀母何公曰吾母雖憊殊有昔人伏劔之風制帥尚書李公珏趨揚州督師公夜乗小舟掀舞巨浪㑹於黄天蕩中秉炬劇談謂盱眙擁重兵閉壁不出揚楚堅坐自保彼深入不足怪又言敵頻兵月餘過城不攻掠野無獲方且夕出剽民牛彘豈復昔日

之敵哉誠得尺寸柄號名諸將願身為士卒先彼可一戰平也李公擊節曰君言差强人意將檄公督戰敵拔寨去矣山東始内附公抗言豪傑不可以虚名駕馭英雄不可以弱勢填壓宜選有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府山東以主制客重馭輕磨以歲月翦荆棘為沃野化盜賊為耕農不特外包山東内固江北而兩河固在吾目中矣朝廷未遑也歸附人李全新立功遺以金盌戰袍舟載麥麪酒壺饟其衆節制司疑公撓權公又論

劾豪吏所親多諫止公正色荅曰彼以勢此以理吾買草屨行矣既而讒惎交起詔別與州郡後省駁奏公徙家沙上以為民望遣饋山東是謂侵官降三秩免歸時公家固在城内未嘗徙也其後敵薄儀真守將決水匱兵退城全巽城竟築山東河北建節制鎮撫大使皆如公言公先卜第城南至是奉母居焉中堂作複閣扁以詩境鑿田為壽湖中纍海石為山環植荷栁松菊間著茅亭木棧徜徉其間若與世相忘者差主管華州雲臺

觀叙承議郎實敕授朝奉郎祠滿改建康府崇禧觀公氣禀素强初得疾覺大熱以寒拌梨橘漿盈飲之繇是胃弱惡食或勸迎醫旁郡公曰吾貧至此豈復有人覆背卧閤八旬神情不少衰病革賦詩數章手執如意顧小史張武侯像屏間又輿入太安人卧内嗚咽問起居以嘉定壬午臘月二十有六日卒年四十六朝廷嗟惜轉朝奉大夫直寶謨閣致仕人知君相待公之厚而悲公之不及見也安人葉氏丞相正簡公孫賢淑有志操

素羸治公後事哀瘠不能起後半月卒太安人林氏公生母也悼念兒婦閱五月又卒二子左鉞廸功郎德慶府司法參軍左繩文林郎昌化軍司户兼録參孫一人左鉞等將以癸未十一月三日壬寅奉公及太安人安人之喪合葬於侯山公自號紫帽山人又曰好菴葬處葢紫帽之第三峯而好菴扁墓廬云公美姿容性踈豁豪爽幼及交辛稼軒陳同父諸賢安公素不識公面一見握手如舊晚開宣幕辟公參謀不就與李公壁吳公

獵傳公伯成尤善公才高事方横衡决他人莫敢措手
公談笑直前當之常慕王景畧劉穆之李文饒為人及
擯不用袖手怡然亦無欝欝不平之意自攺秩終其身
不乞憐易服色澹於榮利如此人視公若磊落宏放而
公內行極飭事母盡孝粥藥必親太安人苦風痺常自
扶掖卧起默禱於天願減筭十年益母壽事兄如事父
踈姻遠族皆收卹貧不能喪葬嫁娶者傾橐助之素不
喜治生視金帛如糞土出疆時流民環繞公以千萬盡

散賜金與之尤好士所至從者如雲閒居累年家無儋石而食客常滿門蒼頭廬兒多散而之它僅存侍妾數人後亦辭去歲饑猶斥賣書畫煑糜粥施棺以惠流殍屬纊藥安人鶡冠珥乃克殮公有山水癖好遊羅浮一月忘歸既探禹穴觀黃河度桂嶺浮沅湘登衡嶽而涉洞庭彭蠡矣由淮東歸度暑廬阜與黃寺丞幹李司直熿縱遊南北兩山豪墨淋漓天下有山水處鑱刻殆徧道泉與真公德秀留公元剛登九日山距城二十里西

淙瀑泉千丈韭落雲杪公見之大喜曰此豈減雁蕩開先而千百年無人知者即募壯夫平險通道絶頂銀河觀下為玉虹亭曰吾老於此矣匹馬一童輿至即往一月中率半宿瀑上公貫穿羣書為文未嘗起草初若不入思細視皆平夷妥帖無斧鑿痕嘗從山陰陸公游問書陸公為大書詩境二字龍泉葉公適靳許可晚有文星直莆中之句葢為公發陳郎中孔碩見公近作曰漸趨平澹矣平澹詩之極致所謂中庸不可能者有南海

百詠南冠萃稿南轅拾稿曲江嘯咏九疑漫編桂林丙
三集擘𥫗編好菴游戲集皆板行出嶺後詩文三卷壽
湖稿一卷通問語録三卷藏於家克莊少小親公晚受
公薦公退居克莊亦奉祠日相從於荒原斷澗之濵歸
自嶺外公自危惙尚攬衣起坐相勞苦因泣下數行訣
曰以後事累子葬有日左鉞請狀公之行克莊曰公門
生故吏多宜擇所付辭既不獲念公被選使金先君為
樞屬實預其議淮東事頃游江淮幕府目擊廣右事闗

之桂州父老故詳著之以俟君子焉謹狀

後村集卷四十八